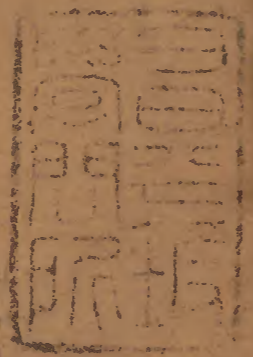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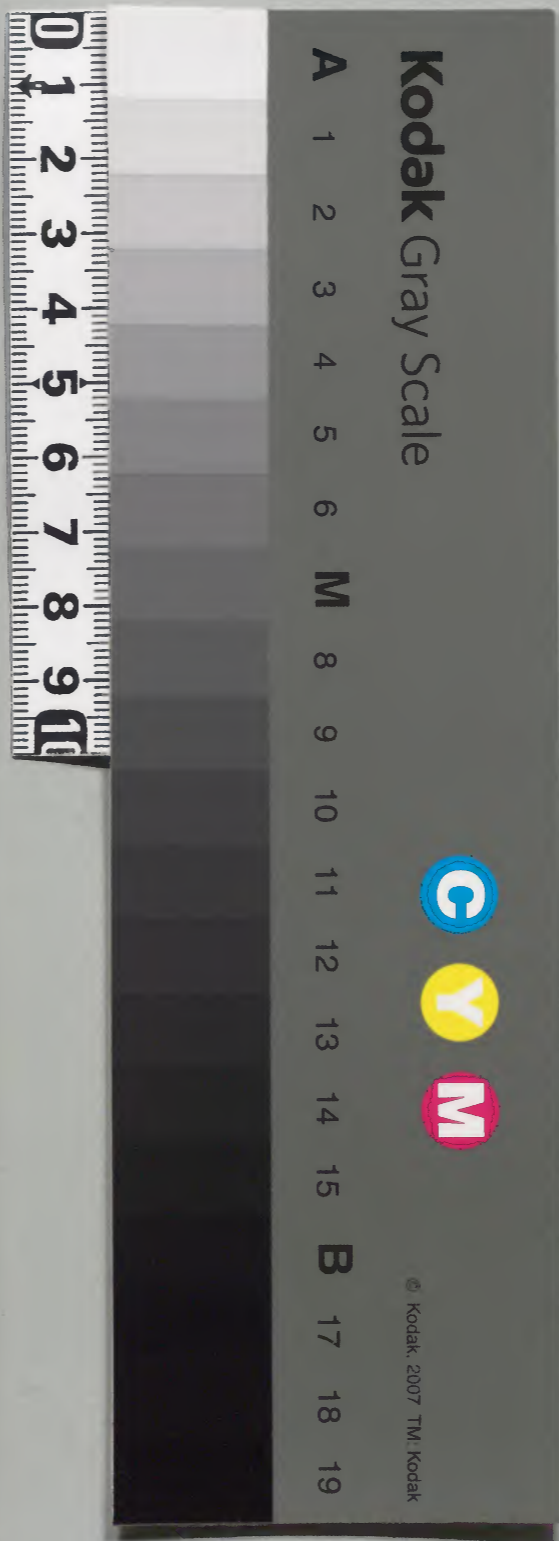
通鑑總類



漢書門			
九	〇	二	九
二	〇	八	九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漢
九	〇	〇
二	〇	二
三	〇	九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029
冊數	20	(7)
函號	290	116



七

通鑑總類卷第七

宰相門

李克荅魏文侯置相之問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卑不謀

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克曰。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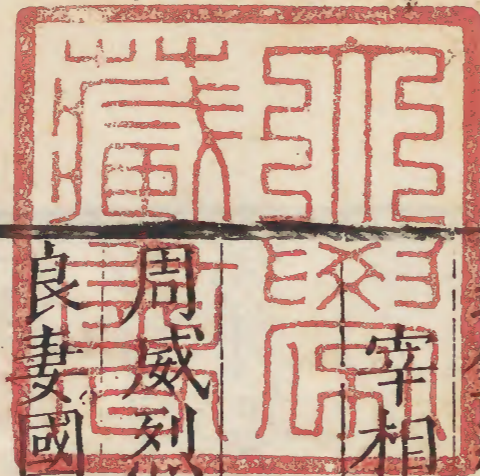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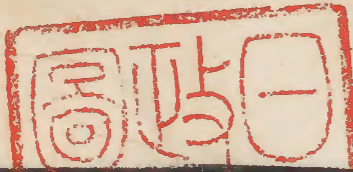
弗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

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

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見翟璜。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

生而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翟璜忿然作色曰。西河守吳

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



淺草文庫

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
鮒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李克曰。魏成食祿千鍾。
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
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
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爲弟子。

吳起與田文爭論功

安王十五年。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
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
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
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
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
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
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

秦趙高指鹿爲馬

三年。初中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
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左
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
以法。後羣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

漢陳平宰社

二年。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爲宰。分肉食甚
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
是肉矣。

曹參代蕭何為相

二年。鄼文終侯蕭何病。惠帝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惠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何薨。以曹參為相。國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參子宙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使宙歸。以其私問參。參怒。笞宙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惠帝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惠帝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參為相國。出入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陳平以右丞相讓周勃

元年。陳平謝病。文帝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文帝徙平為左丞相。太尉勃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太尉。

陳平荅文帝決獄錢穀之問

文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

沾背。文帝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文帝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文帝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卽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人或說勃曰：君旣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久之卽禍及身矣。勃亦自危。乃謝病請歸相印。文帝許之。右丞相勃免。左丞相平專爲丞相。

武帝問田蚡除吏已盡未

建元六年。武安侯田蚡爲丞相。蚡驕侈。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武帝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武帝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

公孫賀不肯受丞相印綬

太初二年。以太僕公孫賀爲丞相。封葛繹侯。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弘後。丞相比坐事死。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賀引拜爲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不肯起。武帝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

丙魏同心輔政

元康二年。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已來國

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相救掾史按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宣帝皆重之。丙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會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汝安得有功。獨涓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宣帝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宣帝大賢之。

用蕭望之爲左馮翊

宣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在。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卽移病。宣帝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卽起視事。

黃霸爲相功名損於治郡

五鳳三年。黃霸爲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鷓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雀。議欲以聞。又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

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

王尊劾奏丞相衡

建始元年。石顯遷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既失倚離權。於是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死。諸所交結以顯爲官者皆廢。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顯等顛權擅執。大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同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成帝以新卽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爲高陵令。然羣下多是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亢旱。連乞骸骨讓位。成帝輒以詔書慰撫。不許。

成帝以熒惑守心殺丞相方進

綏和二年。熒惑守心。郎貴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成帝乃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責讓以政事不治。災害並臻。百姓窮困。曰欲退君位。尚未忍。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卽日自殺。上祕之。遣九卿冊贈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張。柱檻皆衣素。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它相故事。臣光曰。晏嬰有言。天命不愾。不貳其命。禍福之至。安可移乎。昔楚昭王宋景公不忍移災於卿佐。曰。移腹心之疾。寘諸股肱。何益也。藉其災可移。仁君猶不肯爲。况不可乎。使方進罪不至死。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方進有罪當刑。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

天人而卒無所益。可謂不知命矣。

何武以事親不篤策免。

何武後母在蜀郡。遣吏歸迎。會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哀帝亦欲改易大臣。策免武。以列侯歸國。

平當以病篤不應召。

建平三年。哀帝使使者召丞相平當。欲封之。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彊起。受侯印爲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責矣。起受侯印。還卧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爲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哀帝不許。

安帝以災異策免三公。

永初元年。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三公以災異免。自防始。司空尹勤以水雨漂流策免。

仲長統昌言曰。光武皇

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治。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守境貪殘。牧民撓擾。怨氣竝作。陰陽失和。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是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矣。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乃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甄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勲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今人主誠專委三公。分任責成。而在位病民。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

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

杜喬朝野倚望

建和元年。太尉胡廣罷。光祿勳杜喬爲太尉。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謝弼乞徵王暢李膺

建寧二年。郎中東郡謝弼上封事曰。台宰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竝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竝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左右惡其言。出爲廣陵府丞。

魏高柔言公輔之臣國之棟梁

黃初四年。以廷尉鍾繇爲太尉。治書執法高柔代爲廷尉。是時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補起天聽。光益大化。文帝嘉納焉。

吳不用張昭爲相而用顧雍

六年。吳丞相北海孫邵卒。初。吳當置丞相。衆議歸張昭。吳王曰。方今多事。職大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及邵卒。百僚復舉

昭吳王曰。孤豈為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以太常顧雍為丞相。平尚書事。雍為人寡言。舉動時當。吳王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吳王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初。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及為相。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吳王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軍國得失。自非面見。口未嘗言。王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計。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為設酒食。如不

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郎退告王。王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

晉王戎為三公與時浮沈

元康七年。以尚書右僕射王戎為司徒。戎為三公。與時浮沈。無所匡救。委事僚案。輕出遊放。性復貪吝。園田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若不足。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常鑽其核。

謝安比王導

太元四年。謝安為宰相。秦人屢入寇。邊兵失利。衆心危懼。安每鎮之以和靜。其為政務舉大綱。不為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其文雅過之。

宋文帝時宰相無常官

元嘉三年。以右衛將軍王華為中護軍。侍中如故。華以王弘輔政。王曇首為上所親任。與已相埒。自謂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是時宰相無常官。唯人主所與議論政事。委以機密者。皆宰相也。故華有是言。亦有任侍中而不為宰相者。

梁徐勉周捨俱稱賢相

天監二年。霄城文侯范雲卒。雲盡心事上。知無不為。臨繁處劇。精力過人。及卒。衆謂沈約宜當樞管。武帝以約輕易。不如尚書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衛將軍汝南周捨同參國政。捨雅重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常留省內。三得休息。勉或時還宅。羣犬驚吠。每有表奏。輒焚其藁。捨豫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掌之。與人言謔。終日不絕。而竟不漏泄機事。衆尤服之。

唐世稱房杜為賢相

貞觀三年。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闕僕射。玄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與杜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太宗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

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者。推房杜焉。

戴至德劉仁軌更口受牒訴

上元二年。以戴至德為右僕射。以劉仁軌為左僕射。劉仁軌戴至德。更日受牒訴。仁軌常以美言許之。至德必據理難詰。未嘗與奪。實有寃結者。必為奏辨。由是時譽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恣取之。高宗聞。深重之。有老嫗欲詣仁軌。陳牒。誤詣至德。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邪。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

時人謂蘇味道為摸稜

聖曆元年。以天官侍郎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味道前後在相位數歲。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摸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摸稜。

朱敬則以用人為先

久視四年。正諫大夫同平章事朱敬則。以老疾致仕。敬則為相。以用人為先。自餘細務。不之視。

姚崇薦張柬之為相

以元之為靈。武道安撫大使。元之將行。太后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僕射兼中書門下之職

神龍元年。命右僕射豆盧欽望。有軍國重事。中書門下可共
平章。先是僕射為正宰相。其後多兼中書門下之職。午前決
朝政。午後決省事。至是欽望專為僕射。不敢預政事。故有是
命。是後專拜僕射者。不復為宰相矣。

明皇不答姚元之序進郎吏之請

開元元年。姚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明皇仰視殿屋。元之再
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親總萬
機。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柰何一不省察。明皇曰。朕任元之
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邪。命
力士宣事至省中。為元之道上語。元之乃喜。聞者皆服明皇
識人君之體。左拾遺曲江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為明皇所
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其略曰。任人當才。為政大體。
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鄉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
溺在緣情之舉。又曰。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
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
容。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耻。元之嘉納其言。

姚崇為救時之相。盧懷慎為伴食宰相。

三年。以盧懷慎檢校吏部尚書。兼黃門監。懷慎清謹儉素。不
營資產。雖貴為卿相。所得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飢寒。所
居不蔽風雨。姚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
能決。惶恐入謝。明皇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
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得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

余為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為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如何？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慎與崇同為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盧懷慎薦宋璟等

四年，黃門監盧懷慎疾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竝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所弃者大，望垂矜錄。明皇深納之。薨後，家無餘蓄，惟一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

明皇恨不居姚崇于禁中

以尚書左丞源乾曜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姚崇無居第，寓居罔極寺，以病牋謁告。明皇遣使問飲食起居狀，日數十輩。源乾曜奏事或稱旨，明皇輒曰：此必姚崇之謀也。或不稱旨，輒曰：何不與姚崇議之？乾曜常謝實然。每有大事，明皇常令乾曜就寺問崇。乾曜請遷崇於四方館，仍聽家人入侍疾。明皇許之。崇以四方館有簿書，非病者所宜處，固辭。明皇曰：設四方館為官吏也，使卿居之，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辭。

前稱房杜後稱姚宋

以刑部尚書宋璟、紫微侍郎蘇頲、同平章事。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敢犯顏正諫。明皇甚敬憚之，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璟與蘇頲相得甚厚，頲遇事

多讓於璟。璟每論事，則頌為之助。璟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皆同居相府，僕射寬厚，誠為國器，然獻可替否，吏事精敏，則黃門過其父矣。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它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明皇，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

李元紘杜暹議事多異同

初張說、張嘉貞、李元紘、杜暹相繼為相用事。源乾曜以清謹自守，常讓事於說等，唯諾署名而已。元紘、暹議事多異同，遂有隙，更相奏列。明皇不悅，貶杜暹荊州長史，李元紘曹州刺史。

史罷乾曜兼侍中，止為左丞相，以宇文融為黃門侍郎。裴光庭為中書侍郎，竝同平章事。蕭嵩兼中書令，遙領河西。

明皇用韓休為社稷

二十一年，裴光庭薨，明皇問蕭嵩可以代光庭者。嵩言休於明皇，以休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為相，甚允時望。始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明皇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明皇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明皇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

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

韓休蕭嵩數爭論上前

韓休數與蕭嵩爭論於明皇前面折嵩短。明皇頗不悅。嵩因乞骸骨。明皇曰。朕未厭卿。卿何為遽去。對曰。臣蒙厚恩。待罪宰相。富貴已極。及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臣首領且不能保安。能自遂。因泣下。明皇為之動容。曰。卿且歸。朕徐思之。嵩罷為左丞相。休罷為工部尚書。張九齡特居母喪。起復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

李林甫結武惠妃為宰相

二十二年。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明皇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明皇悅之。時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瑁。諸子皆得為比。太子浸疎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之。陰為內助。由是擢林甫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李林甫潛知上指勸幸西京

二十四年。先是敕以來年二月二日行幸西京。會宮中有怪。明日。明皇召宰相即議西還。裴耀卿張九齡曰。今農收未畢。請俟仲冬。李林甫潛知上指。二相退。林甫獨留。言於明皇曰。長安洛陽。陛下東西宮耳。往來行幸。何更擇時。借使妨於農收。但應蠲所過租稅而已。臣請宣示百司。即日西行。明皇悅。從之。

李林甫中傷張九齡

初明皇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中書令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明皇不從。時九齡方以文學為明皇所重。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是時明皇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傷之。林甫日夜短九齡於明皇，明皇浸疎之。林甫引蕭昊為戶部侍郎。昊素不學，嘗對中書侍郎嚴挺之，讀伏臘為伏獵。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九齡與挺之善，欲引以為相。嘗謂之曰：李尚書方承恩，足下宜一造門與之款暱。挺之素負氣，薄林甫為人，竟不之詣。林甫恨之益深。挺之先娶妻，出之，更嫁蔚州刺史史王元琰。元琰坐贓罪，下三司按鞫。挺之為之營解。林甫因

左右使於禁中白上明。主謂宰相曰：挺之為罪，非人請屬所由。九齡曰：此乃挺之出妻，不宜有情。明皇曰：雖離，乃復有私。於是上積前事，以耀卿九齡為阿黨。以耀卿為左丞相，九齡為右丞相，竝罷政事。嚴挺之貶洛州刺史。明皇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九齡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為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明日黜為下邳令。自是諫爭路絕矣。牛仙客既為林甫所引進，專給唯諾而已。林甫城府深密。

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為明皇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姦巨猾。無能逃其術者。

陳希烈書名而已

天寶五載。以門下侍郎崇玄館大學士陳希烈同平章事。希烈宋州人。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取媚於明皇。李林甫以希烈為明皇所愛。且柔佞易制。故引以為相。凡政事一決於林甫。希烈但給唯諾。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已時即還第。軍國機務。皆決於私家。主書抱成案。詣希烈書名而已。

陳希烈與李林甫為敵

十一載。初李林甫以陳希烈易制。引為相。政事常隨林甫左右。晚節遂與林甫為敵。林甫懼。

李林甫楊國忠相繼為相

南詔數寇邊。蜀人請楊國忠赴鎮。李林甫奏遣之。國忠將行。泣辭明皇。言必為林甫所害。貴妃亦為之請。明皇謂國忠曰。卿暫到蜀。區處軍事。朕屈指待卿。還當入相。林甫時已有疾。憂懣不知所為。巫言一見上可小愈。明皇欲就視之。左右固諫。明皇乃命林甫出庭中。明皇登降聖閣。遙望以紅巾招之。林甫不能拜。使人代拜。國忠比至蜀。明皇遣中使召還。至昭應謁林甫。拜於牀下。林甫流涕謂曰。林甫死矣。公必為相。以獲事累公。國忠謝不敢當。汗流覆面。明皇晚年。自恃承平。以

通鑑總類卷七
宰相門
爲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疾能。排抑勝已。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明皇不之寤也。

顏真卿責元載

廣德元年。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真卿請代宗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邪。載由是銜之。

元載以貨結內侍

以苗晉卿爲太保。裴遵慶爲太子少傅。竝罷政事。遵慶既罷。元載權益盛。以貨結內侍董秀。使主書卓英倩潛與往來。代宗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代宗以是愈愛之。

顏真卿論元載專權

大曆元年。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皆先自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比日諸司奏事煩多。所言多讒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刑部尚書顏真卿上疏。以爲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

逮下情不上達。蒙蔽暗鳴。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昔林甫雖擅權。羣臣有不諮宰相輒奏事者。則託以它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今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聞而恨之。奏真卿誹謗。貶峽州別駕。

魚朝恩講易譏宰相

國子監成。釋奠。魚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覆餗。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謂人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元載舉裴冕為相

四年。以左僕射裴冕同平章事。初元載為新平尉。冕嘗薦之。故載舉以為相。亦利其老病易制。受命之際。蹈舞仆地。載趨而扶之。代為謝詞。十二月戊戌。冕薨。

楊綰為相朝野相賀

十二年。以太常卿楊綰為中書侍郎。禮部侍郎常袞為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代宗悼楊綰之亡

代宗方倚楊綰。使釐革弊政。會綰有疾薨。代宗痛悼之甚。謂羣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

時人譏常袞堂封

元載王縉之為相也。代宗日賜以內厨御饌。可食十人。遂為

故事常袞與朱泚上言餐錢已多乞停賜饌許之袞又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譏袞以爲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臣光曰君子耻食浮於人袞之辭祿廉耻存焉與夫固位且貪祿者不猶愈乎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如袞者亦未可以深譏也

德宗貶常袞用崔祐甫

十四年常袞性剛急爲政苛細不合衆心會議群臣喪服袞以爲禮臣爲君斬袞三年漢文帝權制猶三十六日高宗以來皆遵漢制及玄宗肅宗之喪始服二十七日今遺詔云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羣臣亦當如之祐甫以爲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朝

野中外莫非天下凡百執事孰非吏人皆應三日釋服相與力爭聲色陵厲袞不能堪乃奏祐甫率情變禮請貶潮州刺史德宗以爲太重貶祐甫爲河南少尹初肅宗之世天下務殷宰相常有數人更直決事或休沐各歸私第詔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爲故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爲宰相皆不預朝政袞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祐甫祐甫旣貶二人表言其非罪德宗問卿彞言可貶今云非罪何也二人對初不知德宗初卽位以袞爲欺罔大駭百官袞經序立於月華門有制貶袞爲潮州刺史以祐甫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聞者震悚祐甫至昭應而還旣而羣臣喪服竟用袞議

崔祐甫待王駕鶴李正己

以神策都知兵馬使右領軍大將軍王駕鶴為東都園苑使。以司農卿白琇珪代之。更名志貞。駕鶴典禁兵十餘年。權行中外。詔下。德宗恐其生變。崔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連久之。琇珪已視事矣。李正己畏德宗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德宗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德宗悅。從之。正己大慙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楊炎喬琳並平章事

楊炎喬琳並同平章事。德宗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於崔祐甫。祐甫薦炎器業。德宗亦素聞其名。故自遷謫中用之。琳性粗率。喜詼諧。無他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可大用。德宗信涉言而用之。聞者無不駭愕。

盧杞出張鎰得專總朝政

建中三年。德宗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為德宗所重。欲出之於外。已得專總朝政。乃對曰。朱泚名位素崇。鳳翔將校班秩已高。非宰相信臣。無以鎮撫。臣請自行。德宗俛首未言。杞又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筭。德宗乃顧鎰曰。才兼文武。望重內外。無以易卿。鎰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德宗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從寬大。故當時政聲藹然。以為有貞觀之

風及盧杞為相。知德宗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始勸德宗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盧杞恐更立相分已權遂薦關播

盧杞秉政。知德宗必更立相。恐其分已權。乘間薦吏部侍郎關播。儒厚。可以鎮風俗。以播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政事皆決於杞。播但斂衽無所可否。德宗嘗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意有所不可。起立欲言。杞目之而止。還至中書。杞謂播曰。以足下端慤少言。故相引至此。曩者柰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不復敢言。

袁高等切諫不宜復起盧杞為郡

貞元元年。新州司馬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德宗果用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蠻興播遷。海內瘡痍。柰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它舍人草制。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百辟疾之若讎。六軍思食其肉。何可復用。德宗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叙。天地神祇所知。華夏蠻夷同弃。儻加巨姦之寵。必失萬姓之心。袁高復於正牙論奏。德宗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為刺史。陳京等亦爭之不已。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德宗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引却。京顧曰。趙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德宗謂宰相與杞小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

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遂以杞為澧州別駕使。謂
袁高曰。朕徐思卿言。誠為至當。又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
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
不逮也。德宗悅。杞竟卒於澧州。

崔造奏罷諸使。令宰相分判六曹。

二年。以劉滋。崔造。齊映。竝同平章事。造少居上元。與韓會。盧
東美。張正則。為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夔。德宗以造在
朝廷敢言。故不次用之。滋映多讓事於造。造久在江外。疾錢
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運使。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等。
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部送詣京師。令宰相分判
尚書六曹。齊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部。禮部。造判
戶部。工部。又以元琇判諸道鹽鐵權酒。吉中孚判度支兩稅。

貶齊映。用柳渾。

三年。張延賞與齊映有隙。映在諸相中。頗稱敢言。德宗浸不
悅。延賞因言映非宰相器。貶夔州刺史。柳渾同平章事。韓滉
性苛暴。方為德宗所任。言無不從。它相充位而已。百官羣吏
救過不贍。渾雖為滉所引薦。正色讓之曰。先相公以福察。為
相不滿歲而罷。今公又甚焉。柰何。榜吏於省中。至有死者。且
作福作威。豈人臣所宜。滉愧。為之少霽威嚴。

李泌與德宗約。無害功臣。及言宰相不可分職。

以陝虢觀察使李泌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晟馬燧柳渾
俱入見。德宗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

當為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為仇。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及有恩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可乎？德宗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而反仄，恐中外之變，不日復生也。臣在靈武之日，未嘗有官，而將相皆受臣指畫。陛下以李懷光為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此皆陛下所親見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德宗曰：朕謹當書紳。二大臣亦當共保之。晟燧皆起泣謝。德宗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舍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德宗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李泌論盧杞姦邪

四年，泌自陳衰老，獨任宰相，精力耗竭，既未聽其去，乞更除一相。德宗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德宗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疆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所

以爲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德宗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德宗曰。朕好與人較量理體。崔祐甫性褊躁。朕難之。則應對失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麤傲。難之。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也。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

這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德宗曰。惟卿則異彼三人者。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如曩來紂及喪邦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如此則理安。如彼則危。亂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無楊炎之陵傲。朕問難往復。卿辭理不屈。又無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泌曰。陛下所用相尚多。今皆不論。何也。德宗曰。彼皆非所謂相也。凡相者。必委以政事。如玄宗時。牛仙客。陳希烈。可以謂之相乎。如肅宗。代宗之任。卿雖不授其名。乃真相耳。必以官至平章事爲相。則王武俊之徒皆相也。

李泌薦竇參董晉

五年李泌屢乞更命相。德宗欲用戶部侍郎班宏。泌言宏雖清彊而性多凝滯。乃薦竇參通敏。可兼度支鹽鐵。董晉方正。可處門下。德宗皆以為不可。泌疾甚。復薦二人。遂以董晉竇參並同平章事。以班宏為尚書。依前度支轉運副使。參為人剛果峭刻。無學術。多權數。每奏事。諸相出。參獨居後。以奏度支事為辭。實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為耳目。董晉充位而已。然晉為人重慎。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三月甲辰。李泌薨。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為世所輕。

請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

九年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為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遂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日一易之。

陸贄論裴延齡姦邪

十年。陸贄以德宗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它無所恤。裴延齡日短贄於德宗。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為計。德宗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德宗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贄罷為太子賓客。

德宗不任宰相。獨信裴延齡等六人。

十二年。德宗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紹謹密無損益。實狡險。培克執誼。以文章與德宗唱和。年二十餘。自右拾遺召入翰林。渠牟形神怵躁。尤為德宗所親狎。德宗每對執政。漏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款狎。往往聞外。所薦引。咸不次遷擢。率皆庸鄙之士。

王叔文叱直省

永貞元年。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遂巡慙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筯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閣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

殺堂後主書滑渙

元和元年。堂後主書滑渙。久在中書。與知樞密劉光琦相結。宰相議事。有與光琦異者。令渙達意。常得所欲。杜佑。鄭絪等。皆低意善視之。鄭餘慶與諸相議事。渙從旁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相。四方賂遺無虛日。中書舍人李吉甫言其

專恣請去之。憲宗命宰相闔中書四門搜掩，盡得姦狀，貶渙雷州司戶。尋賜死，籍沒家財凡數千萬。

李吉甫問人材於裴垪

二年，以武元衡、李吉甫竝同平章事。吉甫聞之感泣，謂中書舍人裴垪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爲我言之。」垪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爲得人。

李吉甫密奏鄭絰

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真、劉濟潛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擅引兵東出。憲宗召令還上黨，從史託言就食邢洛，不時奉詔，久之乃還。它日，憲宗召李絳對於浴堂，語之曰：「事有極異者，朕比不欲言之。朕與鄭絰議，敕從史歸上黨，續徵入朝，絰乃泄之於從史，使稱上黨乏糧，就食山東，爲人臣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對曰：「審如此，滅族有餘矣。然絰從史必不自言，陛下誰從得之？」憲宗曰：「吉甫密奏。」絳曰：「臣竊聞搢紳之論，稱絰爲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疾寵忌前，願陛下更熟察之，勿使人謂陛下信讒也。」憲宗良久曰：「誠然，絰必不至此，非卿言，朕幾誤處分。」

憲宗推心委宰相

三年，以裴垪同平章事。憲宗雖以李吉甫故，罷垪學士，然寵信彌厚。故未幾復擢爲相，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

決之。由是裴延齡輩得用事。憲宗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卽位。選擢宰相。推心委之。嘗謂均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籍輔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均亦竭誠輔佐。

李吉甫善逢迎而李絳鯁直

六年。以李絳同平章事。李吉甫爲相。多修舊怨。憲宗頗知之。故擢絳爲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絳鯁直。數爭論於上前。憲宗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

李吉甫李絳議論不同

七年。憲宗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木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

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

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爲樂哉。憲宗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憲宗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它人。是使姦臣得乘間弄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憲宗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祿偷安。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卿輩宜用此爲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李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強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爲忠。憲宗曰。絳言是也。吉甫

至中書。卧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久不諫。憲宗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受邪。將無事可諫也。李吉甫又嘗言於憲宗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踐阼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憲宗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憲宗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憲宗峻刑。又數日。憲宗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憲宗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柳宗元作梓人傳

十年。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宗元善為文。嘗作梓人傳。以為梓

人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以尋引規矩繩墨。度群木之材。視棟宇之制。相高深圓方短長之宜。指麾衆工。各趨其事。不勝任者退之。大厦既成。則獨名其功。受祿三倍。亦猶相天下者。立綱紀。整法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或者不知體要。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聽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

皇甫鎛程昇為相

淮西既平。憲宗浸驕侈。皇甫鎛程昇曉其意。數進美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鎛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鎛以本官。昇以工部侍郎。竝同平章事。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

之。裴度、崔羣極陳其不可。憲宗不聽。度耻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為鑄錢皆錢穀吏伎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無不駭笑。況鑄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會臣至行營，曉諭慰勉，僅無潰亂。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鑄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繁劇，不宜為相。至如鑄，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耻。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銷叢體，所可惜者，淮西濫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憲宗以度為朋黨，不之省。鑄自知不為衆所與，益為巧諂以自固。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敕書，極論之，乃止。植，祐甫之弟子也。時內出積年繒帛付度支，令賣。鑄悉以高價買之，以給邊軍。其繒帛朽敗，隨手破裂。邊軍聚而焚之。度因奏事言之。鑄於上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內庫所出。」臣以錢二千買之，堅完可久。服度言不可信。憲宗以為然。由是鑄益無所憚。程异亦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避，為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故終免於禍。

崔羣對憲宗以用人得失為理亂之分

十四年。憲宗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

中外切齒皇甫鎛

時鎛給邊軍。賜與多。不得時。又所給多。陳敗不可服用。軍士怨怒。流言欲為亂。李光顏憂懼。欲自殺。遣人訴於憲宗。憲宗不信。京師恐懼。崔羣具以中外人情上聞。鎛密言於憲宗曰。邊賜皆如舊制。而人情忽如此者。由羣鼓扇。將以賣直歸怨。

上也。憲宗以為然。遂以羣為湖南觀察使。於是中外切齒於鎛矣。

穆宗貶皇甫鎛市井相賀

十五年。輟西宮朝臨。集羣臣於月華門外。貶皇甫鎛為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蕭俛與鎛皆同年進士。穆宗欲誅鎛。俛及宦官救之。故得免。

牛僧孺作相

長慶三年。牛僧孺素為穆宗所厚。初韓弘之子右驍衛將軍公武為其父謀。以財結中外。及公武卒。弘繼薨。穉孫紹宗嗣。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之。盡取弘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朱句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

錢千萬不納。穆宗大喜，以示左右曰：「果然，吾不繆知人。」遂以僧孺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為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為李逢吉排已，引僧孺為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

韋處厚乞用裴度

四年，敬宗聞王庭湊屠牛元翼家，歎宰相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處厚因上疏言：「裴度勲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朝算。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理亂之本，非有它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臣與逢吉素無私嫌，嘗為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荅聖明，下達羣議耳。敬宗見度奏狀，無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李逢吉排沮之狀，敬宗曰：『何至是邪？』」李程亦勸，敬宗加禮於度，遂加度同平章事。

柳公權橐鞬見牛僧孺

寶曆元年，牛僧孺以敬宗荒淫，嬖幸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遂升鄂岳為武昌軍，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武昌節度。牛僧孺過襄陽，山南東道節度使柳公綽服橐鞬候於館舍。將佐諫曰：「襄陽地高於夏口，此禮太過。」公綽曰：「奇章公甫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

裴度薦李德裕為相

太和三年。李德裕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會李宗閔有宦官之助。遂以宗閔同平章事。

裴度辭度支

路隋言於文宗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金穀瑣碎之務。如楊國忠。元載。皇甫鎛。皆姦臣所爲。不足法也。文宗以爲然。於是裴度辭度支。文宗許之。

詔裴度三五日一入中書

四年。裴度以高年多疾。懇辭機政。遂以度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

牛僧孺謂太平無象

六年。文宗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謂同列曰。主上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遂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臣光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禮脩樂舉。刑清政平。奸宄消伏。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服。時和年豐。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時。閹寺專權。脅君於內。弗能遠也。藩鎮阻兵。陵慢於外。弗能制也。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弗能詰也。軍旅歲興。賦斂日急。骨血縱橫於原野。杼軸空竭於里閭。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任居承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

時人謂鄭注朝夕為相

九年。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為相。侍御史李甘揚言於朝曰。白麻出。我必壞之於庭。遂貶甘封州司馬。然李訓亦忌注。不欲使為相。事竟寢。

鄭覃楊嗣復爭論

開成四年。文宗稱判度支杜棕之才。楊嗣復李珣因請除棕。戶部尚書陳夷行曰。恩旨當由上出。自古失其國者。未始不由權在臣下也。珣曰。陛下嘗語臣云。人主當擇宰相。不當疑宰相。又文宗與宰相論政事。陳夷行復言不宜使威權在下。李珣曰。夷行意疑宰相中有弄陛下威權者耳。臣屢求退。苟得王傅。臣之幸也。鄭覃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

年四年。漸不如前。楊嗣復曰。元年二年。鄭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珣同之。罪皆在臣。因叩頭曰。臣不敢更入中書。遂趨出。文宗遣中使召還。勞之曰。鄭覃失言。卿何遽爾。覃起謝曰。臣愚拙。意亦不屬嗣復。而遽如是。乃嗣復不容臣耳。嗣復曰。覃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獨臣應得罪。亦上累聖德。退。三上表辭位。上遣中使召出之。始入朝。鄭覃罷為右僕射。陳夷行罷為吏部侍郎。覃性清儉。夷行亦耿介。故嗣復等深疾之。

李德裕論邪正

五年。初武宗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珣相繼罷去。召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至京師。以德裕為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德裕入謝。言於武宗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它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奸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奸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爲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爲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事苟無實。得以辨明。若其有實。辭理自窮。小過則容其後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武宗嘉納之。

武宗稱杜侗有宰相才

會昌四年。武宗聞楊州倡女善爲酒令。敕淮南監軍選十七人獻之。監軍請節度使杜侗同選。且欲更擇良家美女。教而獻之。侗曰。監軍自受敕。侗不敢預聞。監軍再三請之。不從。監軍怒。具表其狀。武宗覽表。默然。左右請并敕節度使同選。武宗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爲。杜侗不徇監軍意。得大臣體。真宰相才也。朕甚愧之。遽敕監軍勿復選。以侗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及侗申謝。武宗勞之曰。卿不從

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

韋澳願周墀無權

宣宗大中二年。初墀為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為判官。及為相。謂澳曰。力少任重。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

周墀以直言入相

大中三年。河東節度使王宰入朝。以貨結貴倖。求以使相領宣武。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周墀上疏論之。宰遂還鎮。駙馬都尉韋讓求為京兆尹。墀言京兆尹非才望不可為。讓議竟寢。墀又諫上開邊。由是忤旨。夏四月。以墀為東川節度使。以御

史大夫崔鉉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兵部侍郎判戶部魏扶

同平章事。

翰林學士鄭顥言於上曰。周墀以直言入相。

亦以直言罷相。上深感悟。甲午。墀入謝。加檢校右僕射。

馬植以交通宦官罷

大中四年。以平章事馬植為天平節度使。宣宗之立也。左軍中尉馬元贄有力焉。由是恩遇冠諸宦者。植與之叙宗姓。宣宗賜元贄寶帶。元贄以遺植。植服之以朝。宣宗見而識之。植變色不敢隱。明日罷相。收植親吏董侔。下御史臺鞠之。盡得植與元贄交通之狀。再貶常州刺史。

白敏中謂同列須自檢點

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政求外官。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須

自點檢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

內園使不避宰相

十年內園使李敬寔遇鄭朗不避馬朗奏之宣宗責敬寔對曰供奉官例不避宣宗曰汝銜敕命橫絕可也豈得私出而不避宰相乎命剥色配南牙

魏暮綽有祖風

魏暮充西川節度使暮為相議事於宣宗兄諷暮獨正言無所避宣宗每歎曰暮綽有之然竟以剛直為令狐綯所忌而出之

身欲徇名責實

章事瑒與崔慎出議政於上前慎由曰惟

瑒曰晉王夷甫祖尚浮華妄分流品

朝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

知政理之日慎由無以對

願聽白敏中罷去

懿宗不許右補闕王譖上疏以

心之日不可暫闕敏中自正月

與它相坐語未嘗三刻天下之事陛

聽敏中罷去延訪碩德以資聰明遂

上封還貶譖敕書懿宗令宰相

敏中竟貶之

欲朝廷以愛憎行法

乘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

王獨揖棕受宣。三相起避之西軒。公慶出。

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鄴王監國。奏

常以反法處之。棕反復讀。良久曰。

此文書。非臣下所宜窺。復封以授

延英。面示聖旨。明行誅譴。公慶

內外之臣。事猶一體。宰相樞密。共

熟萬機。資內外裨補。固當以仁愛

成。殺宰相事。若主上習以性成。則

得不自憂乎。棕受恩六朝。所望致君

憎行法。兩樞密相顧默然。徐曰。當具以

公重德。無人及此。慙慙而退。三相後來見棕。

乞存家族。棕曰。勿為它慮。旣而

身無復宣命。及延英開懿宗甚悅。

路巖韋保衡爭權

一二年間。下侍郎。平章事。路巖與韋保衡素相表裏。勢傾天下。旣而爭權。浸有隙。保衡遂短巖於上。遂以巖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巖出城。路人以瓦礫擲之。

鄭畋盧攜爭議蠻事

乾符五年。鄭畋。盧攜。議蠻事。攜欲與之和親。畋固爭。以為不可。攜怒。拂衣起。袂冒硯。墮地破之。僖宗聞之。曰。大臣相詬。何以儀刑四海。畋攜皆罷。為太子賓客分司。以豆盧瑑為兵部

侍郎崔沆為戶部侍郎竝同平章事

宰相行小惠

時宰相有好施者常使人以布囊貯錢自隨行施旬者每出襪褸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盜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費杜私謁之門使萬物各得其所則家給人足自無貧者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

盧攜專制朝廷高下在心

廣明元年盧攜病風不能行謁告後入對敕勿拜遣二黃門

奇高駢僖宗寵遇甚厚由是專制朝

精神不完事之可否決於親吏楊温李修

家無它才專附會攜崔沆時有啟陳常為所

沮

歇後鄭五作相

乾寧元年以右散騎常侍鄭綮為平章事綮好詼諧多為歇後詩譏嘲時事昭宗以為有所蘊手注班簿命以為相聞者大驚堂吏往告之綮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綮吏曰特出聖意綮曰果如是柰人笑何既而賀客至綮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

上思奇士用朱朴

三年昭宗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國子博士朱朴自言得為宰相月餘可致太平昭宗以為然遂以朴為

左諫議大夫同平章事。朴為人庸鄙迂僻。無它長。制出中外大驚。

韋貽範以非道取宰相

天復二年。昭宗問韋貽範。朕何以巡幸至此。對曰。臣在外不知。固問之。不對。昭宗曰。卿何得於朕前妄語云不知。又曰。卿既以非道取宰相。當於公事如法。若自不可。必準故事。怒。視之。顧謂韓偓曰。此輩亦稱宰相。

宦官薦姚洎為相

宦官薦翰林學士姚洎為相。洎謀於韓偓。偓曰。若圖永久之利。則莫若未就為善。儻出上意。固無不可。且汴軍旦夕合圍。東可不慮乎。洎乃移疾。昭宗亦自不許。遂

以中書舍人蘇檢為平章事。時韋貽範在草土。薦檢及姚洎於李茂貞。昭宗既不用洎。茂貞及宦官恐昭宗自用人。協力薦檢。遂用之。

韓偓不肯入相

蘇檢數為韓偓經營入相。言於茂貞。及中尉樞密。且遣親吏告偓。偓怒曰。公與韋公。自貶所召歸。旬月致位宰相。訖不能有所為。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污邪。

崔胤外倚賊勢

三年。李克用使者還晉陽。言崔胤之橫。克用曰。胤為人臣。外倚賊勢。內脅其君。既執朝政。又握兵權。權重則怨多。勢侔則釁生。破家亡國。在眼中矣。

柳璨傾巧輕佻

天祐二年。柳璨及第。不四年爲宰相。性傾巧輕佻。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爲憾。和王傅張廷範。本優人。有寵於全忠。奏以爲太常卿。樞曰。廷範勲臣。幸有方鎮。何籍樂卿。恐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聞之。謂賓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真純。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露矣。璨因此并遠損。譖於全忠。故三人皆罷。

楊涉以作相爲不幸

吏部侍郎楊涉。同平章事。涉爲人和厚恭謹。聞當爲相。與家人相泣。謂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爲汝累。

楊凝式諫父涉爲傳國寶使

開平元年。唐昭宣帝降御札。禪位于梁太祖。以攝中書令張文蔚爲冊使。攝侍中楊涉爲押傳國寶使。御史大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楊涉子直史館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柰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數日。

後唐宰相用霸府元僚

同光元年。晉王卽皇帝位。國號大唐。是爲莊宗。以豆盧革。盧程。竝同平章事。豆盧革。盧程。皆輕淺無他能。莊宗特以其衣冠之緒。霸府元僚。故用之。

郭崇韜以勲臣爲宰相

命樞密使郭崇韜權行中書事。復加郭崇韜守侍中。領成德節度使。崇韜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議者以郭崇韜勲臣爲宰相。不能知朝廷典故。當用前朝名家以佐之。或薦薛廷珪。李琪。嘗爲太祖冊禮使。皆耆宿有文。宜爲相。崇韜奏。廷珪浮華無相業。琪傾險無士風。趙光胤廉潔方正。自梁未亡。北人皆稱其有宰相器。豆盧革薦韋說。諳練朝章。遂以光胤與說並同平章事。光胤性輕率。喜自矜。說謹重守常而已。趙光逢自梁朝罷相。杜門不交賓客。光胤時往見之。語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

任圜以天下爲己任

天成元年。明宗以太子賓客鄭珪。工部尚書任圜。同平章事。圜憂公如家。簡拔賢俊。杜絕僥幸。期年之間。府庫充實。軍民皆足。朝綱粗立。圜每以天下爲己任。由是安重誨忌之。

蕭希甫論豆盧革韋說

同平章事豆盧革。韋說。奏事於明宗前。或時禮貌不盡恭。百官俸錢皆折估。而革父子獨受實錢。百官自五月給。而革父子自正月給。由是衆論沸騰。說以孫爲子。奏官受選人王僂賂。除近官。中旨以庫部郎中蕭希甫爲諫議大夫。革說覆奏。希甫恨之。上疏言革說不忠前朝。阿諛取容。因誣革強奪民田。縱田客殺人。說奪隣家井。取宿藏物。制貶革辰州刺史。說。淑州刺史。賜希甫金帛。擢爲散騎常侍。

馮道崔協竝相

二年安重誨以孔循少侍宮禁謂其諳練故事知朝士行能多聽其言且盧革韋說既得罪朝廷議置相循意不欲用河北人先已薦鄭珪又薦崔協任圜李琪鄭珪素惡琪故循力沮之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學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以儀刑多士矣它日議於上前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以協對圜曰重誨未悉朝中人物爲人所賣協雖名家識字甚少臣旣以不學忝相位柰何更益以協爲天下笑乎明宗曰宰相重任卿輩更審議之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旣退孔循不揖拂衣徑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何者使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須相之因稱疾不朝者數日明宗使重誨諭之方入重誨私謂圜曰今方乏人協且備員可乎圜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合之丸取蝘蝓之轉也循與重誨共事日短琪而譽協竟以端明殿學士馮道及崔協竝同平章事

任圜安重誨爭論上前

任圜性剛急且恃與明宗有舊勇於敢爲權倖多疾之舊制館券出於戶部安重誨請從內出與圜爭於上前往復數四聲色俱厲明宗退朝宮人問上適與重誨論事爲誰明宗曰宰相官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蓋輕大家耳明宗愈不悅卒從重誨議圜因求罷三司詔以樞密承旨孟鵠充三司副使權判

范延光等求外補

長興四年。秦王從榮不快於執政。私謂所親曰。吾一旦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懼。屢求外補。以避之。明宗以爲見已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奚用表爲。齊國公主復爲延壽言於禁中。云延壽實有疾。不堪機務。二人復言於上曰。臣等非敢憚勞。願與勳舊迭爲之。亦不敢俱去。願聽一人先出。若新人不稱職。復召臣。臣卽至矣。明宗乃許之。以延壽爲宣武節度使。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弘昭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制下。弘昭復辭。明宗叱之曰。汝輩皆不欲在吾側。吾畜養汝輩。何爲。弘昭乃不敢言。

置姓名於琉璃瓶以卜相

清泰元年。劉昫與馮道昏姻。昫性苛察。李愚剛褊。道旣出鎮。二人論議多不合。由是動成忿爭。至相詬罵。各欲非時求見。事多凝滯。潞王患之。欲更命相。問所親信。以朝臣問望宜爲相者。皆以姚顛。盧文紀。崔居儉對。論其才行。互有優劣。潞王不能決。乃寘其名於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且以筭挾之。首得文紀。次得顛。遂以文紀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南漢楊洞潛歎政亂謝病歸第

南漢主命判六軍秦王弘度募宿衛兵千人。皆市井無賴子弟。弘度昵之。同平章事楊洞潛諫曰。秦王國之冢嫡。宜親端士。使之治軍。已過矣。沈昵羣小乎。漢主曰。小兒教以戎事。過煩公憂。終不戒弘度。洞潛出見衛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

訴歎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因謝病歸第。

宰相奏嚴密事於便殿

二年。潞王深以時事為憂。嘗從容讓盧文紀等。以無所規贊。文紀等上言。臣等每五日起居。與兩班旅見。暫獲對揚侍衛。前雖有愚慮。不敢敷陳。竊見前朝。自上元以來。置延英殿。或宰相欲有奏論。天子欲有咨度。皆非時召對。旁無侍衛。故人得盡言。望復此故事。惟聽機要之臣侍側。詔以舊制五日起居。百僚俱退。宰相獨升。若常事自可敷奏。或事應嚴密。不以其日。或異日聽於閣門。奏榜子當盡屏侍臣於便殿相待。何必襲延英之名也。

以馮道為司空

以馮道為司空。時久無正拜三公者。朝議疑其職事。盧文紀欲令掌祭祀掃除。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何憚焉。既而文紀自知不可。乃止。

後晉馬胤孫為相。人目為三不開

天福元年。三月丙午。以馬胤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胤孫性謹懦。中書多凝滯。又罕接賓客。時人目為三不開。謂口。印。門也。

桑維翰勸高祖中國安

二年。以桑維翰兼樞密使。時晉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從。或雖服從。反友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維翰勸高祖推誠弃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

丹。訓卒繕兵以修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數年之間。中國稍安。

中書知印止委上相

四年。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詔中書知印。止委上相。由是事無巨細。悉委於道。高祖嘗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高祖以為然。道嘗稱疾求退。高祖使鄭王重貴詣第省之。曰。來日不出。朕當親往。道乃出視事。當時寵遇。羣臣無與為比。

南漢以趙光裔為相

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裔。言於漢主曰。自馬后崩。未嘗通使於楚。親隣舊好。不可忘也。因薦諫議大夫李紆。可以將命。漢主從之。楚亦遣使報聘。光裔相漢二十餘年。府庫完實。邊境無虞。及卒。漢主復以其子左丞垣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南唐宋齊丘求豫政事

七年。南唐左丞相宋齊丘。固求豫政事。唐主聽入中書。又求領尚書省。乃罷侍中壽王景。遂判尚書省。更領中書門下省。以齊丘知尚書省事。其三省事並取齊王璟參決。齊丘視事數月。親吏夏昌圖盜官錢三千緡。齊丘判貸其死。唐主大怒。斬昌圖。齊丘稱疾。請罷省事。從之。

馮道依違兩可

開運元年。太尉侍中馮道。雖為首相。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或

謂齊王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耳。遂以道爲匡國節度使兼侍中。

契丹主稱馮道非多事

十二年。晉主之絕契丹也。匡國節度使劉繼勳爲宣徽北院使。頗預其謀。契丹主入汴。繼勳入朝。契丹主責之。時馮道在殿上。繼勳急指道曰。馮道爲首相。與景延廣實爲此謀。臣位卑。何敢發言。契丹主曰。此叟非多事者。勿妄引之。命鎖繼勳。將送黃龍府。

後漢高祖用蘇逢吉爲相。貪詐好殺。

朝廷草創。高祖悉以軍旅之事委楊邠。郭威百司庶務委逢吉。及蘇禹珪。二相決事。皆山胸臆。不拘舊制。雖事無留滯。而用者黜陟。惟其所欲。高祖方倚信之。無敢言者。逢吉尤貪詐。公求貨財。無所顧避。繼母死。不爲服。庶兄自外至。不白逢吉。而見諸子。逢吉怒。密語郭威以它事杖殺之。

隱帝專用楊邠。而分三相之權。

乾祐元年。蘇逢吉等爲相。多遷補官吏。楊邠以爲虛費國用。所奏多抑之。逢吉等不悅。李濤上疏言。今關西紛擾。外禦爲急。二樞密皆佐命功臣。官雖貴而家未富。宜授以要害大鎮。樞機之務。在陛下目前。易以裁決。逢吉。禹珪。自先帝時任事。皆可委也。楊邠。郭威聞之。見太后泣訴。稱臣等從先帝起艱難中。今天子取人言。欲弃之於外。況關西方有事。臣等何忍自取安逸。不顧社稷。若臣等必不任職。乞留過山陵。太后怒。

以讓隱帝曰。國家勲舊之臣。柰何聽人言而逐之。隱帝曰。此宰相所言也。因詰責宰相。濤曰。此疏臣獨爲之。它人無預。罷濤政事。勒歸私第。帝與左右謀。以太后怒李濤離間。欲更進用二樞密。以明非隱帝意。左右亦疾二蘇之專。欲奪其權。共勸之。遂以樞密使楊邠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以副樞密使郭威爲樞密使。又加三司使王章。同平章事。凡中書除官。諸司奏事。隱帝皆委邠斟酌。自是三相拱手。政事盡決於邠。事有未更邠所可否者。莫敢施行。遂成凝滯。三相每進擬用人。苟不出邠意。雖簿尉亦不之與。邠素不喜書生。常言國家府廩實。甲兵彊。乃爲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旣恨二蘇排已。又以其除官太濫。爲衆所非。欲矯其弊。由是艱於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漢興至亡。不需一命者。凡門蔭及百司入仕。悉罷之。雖由邠之愚蔽。時人亦咎二蘇之不公所致云。

楊邠求解樞密

三年。楊邠求解樞密使。隱帝遣中使諭止之。宣徽北院使吳虔裕在旁曰。樞密重地。難以久居。當使後來者迭爲之。相公辭之是也。隱帝聞之。不悅。以虔裕爲鄭州防禦使。

史弘肇欲殺蘇逢吉

王章置酒會諸朝貴。酒酣。爲手勢令。史弘肇不閑其事。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之曰。旁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也。意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

年相門
通鑑綱目卷七
四十九
詬逢吉。逢吉不應。弘肇欲毆之。逢吉起去。弘肇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止之。曰。蘇公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熟思之。弘肇卽上馬去。邠與之聯鑣。送至其第而還。於是將相如水火矣。隱帝使宣徽使王峻置酒和解之。不能得。逢吉欲求出鎮以避之。旣而中止。曰。吾去朝廷。止煩史公一處分。吾壘粉矣。王章亦忽忽不樂。欲求外官。楊史固止之。

郭威復竇貞固蘇禹珪故位。猶拜馮道。

竇貞固。蘇禹珪。自七里寨逃歸。郭威使人訪求。得之。尋復其位。貞固爲相。值楊史弄權。李業等作亂。但以凝重處其間。自全而已。郭威命有司遷隱帝梓宮於西宮。或請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威不許。曰。倉猝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輿。罪已大矣。況敢貶君乎。太師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見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

周太祖用王峻范質李穀爲相。

廣順元年。以王峻爲左僕射。范質。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爲中書侍郎。竝同平章事。復以范質參知樞密院事。初太祖討河中。已爲人望所屬。李穀時爲轉運使。太祖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爲對。太祖以是賢之。卽位。首用爲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爲。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略。在帝前論議。辭氣慷慨。善譬諭。以開主意。

李穀免朝參。令視事。

李穀足跌傷右臂。在告月餘。太祖以穀職業繁劇。趣令入朝。辭以未任趨拜。詔免朝參。但令視事。

李穀以臂痛。令刻名印用之。

二年。李穀以病臂久未愈。三表辭位。太祖遣中使諭指曰。卿所掌至重。朕難其人。苟事功克集。何必朝禮。朕今於便殿待卿。可暫入相見。穀入見于金祥殿。面陳悃款。太祖不許。穀不得已。復視事。穀未能執筆。詔以三司務繁。令刻名印用之。

命趣草王溥制。

顯德元年。太祖命趣草制。以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王溥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宣制畢。左右以聞。帝曰。吾無恨矣。

命李穀不拜。

四年。李穀扶疾入見。世宗命不拜。坐於御坐之側。穀懇求位。不許。

竇儼上疏乞令南宮三品兩省給舍以上各舉堪為宰相。

竇儼上疏以為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為輔弼。即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為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為事。但思解密勿之務。守崇重之官。逍遙林亭。保安宗族。乞令即日宰相於南宮三品兩省給舍以上各舉所知。若陛下素知其賢。自可登庸。若其未也。且令以本官權知政事。暮歲之間。察其職業。若果能堪稱。其官已高。則除平章事。未高。則稍更遷官。權知如

故若有不稱則罷其政事責其舉者帝覽而善之

世宗不以魏仁浦無科第徑擢爲相

六年世宗欲相樞密使魏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不可爲相世宗曰自古用文武才略爲輔佐者豈盡由科第邪遂以仁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仁浦雖處權要而能謙謹世宗性嚴急近職有忤旨者仁浦多引罪歸已以救之所全活什七八故雖起刀筆吏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爲忝

世宗以李濤輕薄詼諧王著嗜酒無檢不用爲相世宗嘗問大臣可爲相者於兵部尚書張昭昭薦李濤世宗愕然曰濤輕薄無大臣體朕問相而卿首薦之何也對曰陛下所責者細行也臣所舉者大節也昔晉高祖之世張彥澤虐殺不辜濤累疏請誅之以爲不殺必爲國患漢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夫國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此真宰相器也臣是以薦之世宗曰卿言甚善且至公然如濤者終不可置之中書濤喜詼諧不修邊幅與澣俱以文學著名雖甚友愛而多謔浪無長幼體世宗以是薄之又以翰林學士單父王著幕府舊僚屢欲相之以其嗜酒無檢而罷

觀其文變而多請來無其以斷世宗以長養之文以傳林學
絲不下置之中書審喜病指不列數詞與德其以文學者
宰相器也引長以燕之世宗曰卿言其善且至公然其審
審亦上進論去帝其辭夫國家安否未深而始具之此真
宰相不事而事不預請者之以此不難必為四出也戴淵帝之世

三省門

唐以中書門下相檢察

正觀元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
相檢察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人心所見互
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已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
護已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
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煬帝之世內外庶官務相
順從當是之時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
亡雖其間萬一有得免者亦為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
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

中書門下機要之司

二年。太宗始御太極殿。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太宗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

遷政事堂於中書省

弘道元年。以劉仁軌爲左僕射。裴炎爲中書令。以劉景先爲侍中。故事。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爲司空。房玄齡爲僕射。魏徵爲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及裴炎遷中書令。始遷政事堂於中書省。

宋璟復正觀之制

開元五年。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止。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爲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監奏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群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爲相。欲復貞觀之政。奏行之。明皇降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三才門
通鑑綱目卷七
五十四

樞密使門

後晉劉處讓為樞密使

天福三年。初郭崇韜既死。宰相罕有兼樞密使者。高祖即位。桑維翰。李崧兼之。宣徽使劉處讓及宦官皆不悅。楊光遠圍廣晉。處讓數以軍事銜命往來。光遠奏請多踰分。高祖常依違。維翰獨以法裁折之。光遠對處讓有不平語。處讓曰。是皆執政之意。光遠由是怨執政。范延光降。光遠密表論執政過失。高祖知其故。而不得已。加維翰兵部尚書。崧工部尚書。皆罷其樞密使。以處讓為樞密使。

廢樞密以印付中書院

四年。梁太祖以來。軍國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之。宰

樞密使門
通鑑綱目卷七
五十五

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已。高祖懲唐明宗之世。安重誨專橫。故卽位之初。但命桑維翰兼樞密使。及劉處讓爲樞密使。奏對多不稱旨。會處讓遭母喪。遂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判。

給舍門

唐許孟容封還齊總詔

貞元十八年。浙東觀察使裴肅。旣以進奉得進。判官齊總代掌後務。刻剝以求媚。又過之。詔擢總爲衢州刺史。給事中長安許孟容封還詔書曰。衢州無它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獎。深駭羣情。若總必有可錄。願明書勞課。然後超資改官。以解衆疑。詔遂留中。德宗召孟容慰獎之。

李藩批敕

元和四年。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可者。卽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垍薦藩有宰相器。憲宗擢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憲宗

甚重之

段平仲請斬吐突承瓘

五年吐突承瓘自行營還復為左衛上將軍充左軍中尉裴
垍曰承瓘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
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給事中段平仲呂元膺
言承瓘可斬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瓘它日復有敗軍之將
何以處之若或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或釋之則誰
不保身而玩寇乎願陛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使將帥
有所懲勸間二日罷承瓘中尉降為軍器使中外相賀

嘉崔羣讜直

七年以庫部郎中翰林學士崔羣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憲

宗嘉羣讜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崔羣連署然後進之羣
曰翰林舉動皆為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
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固不奉詔章三上憲宗乃從之

蕭倣封還李燧制書

大中十二年以右金吾大將軍李燧為嶺南節度使已命中
使賜之節給事中蕭倣封還制書宣宗方奏樂不暇別召中
使使優人追之節及燧門而返

大中之時。合。...

大中十二年。平。...

蕭。...

身。...

日。...

...

御史門

東漢靈帝用桓典為御史京師有驄馬御史之謠
光。和五年。桓典為侍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為之
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石虎用李巨而中外肅然

東晉成帝咸康五年。趙主虎。患貴戚豪恣。乃擢殿中御史李
巨為御史中丞。特加親任。中外肅然。虎曰。朕聞良臣如猛虎。
高步曠野。而豺狼避路。信哉。

東魏崔暹頗挾巧詐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東魏丞相歡。入朝于鄴。百官迎於紫陌。
歡握崔暹手而勞之曰。往日朝廷豈無法官。莫肯糾劾。中尉

盡心狗國。不避豪彊。遂使遠邇肅清。衝鋒陷陳。大有其人。賜
暹良馬。東魏主宴於華林園。使歡擇朝廷公直者。勸之酒。歡
降階跪曰。唯暹一人可勸。并請以臣所射賜物千段。賜之。然
暹中懷頗挾巧詐。初魏高陽王斌有庶妹王儀。不為其家所
齒。高澄遇諸塗。悅而納之。遂有殊寵。封琅邪公主。澄謂崔季
舒曰。崔暹必造直諫。我亦有以待之。及暹諮事。澄不復假以
顏色。居三日。暹懷刺墜之於前。澄問何用此。為。暹悚然曰。未
得通公主。澄大悅。把暹臂入見之。季舒語人曰。崔暹常忿吾
佞。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可殺。及其自作。乃過於吾。

陳徐陵奏彈安成王頊

天嘉六年。安城王頊。以帝弟之重。勢傾朝野。直兵鮑僧敷。恃
頊勢為不法。御史中丞徐陵為奏彈之。從南臺官屬引奏案
而入。文帝見陵章服嚴肅。為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頊在
殿上侍立。仰視上。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頊下殿。文帝
為之免頊侍中。中書監。朝廷肅然。

唐杜淹心服封德彝之對

貞觀元年。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
就司檢校。太宗以問封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
愆違。御史自應糾舉。若徧歷諸司。搜擿疵類。太為煩碎。淹默
然。太宗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天下之務。當盡至公。善則
從之。德彝所言。真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太宗悅曰。公
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

韋思謙劾奏褚遂良抑買譯語人地

永徽元年。監察御史陽武韋思謙劾奏中書令褚遂良抑買中書譯語人地。大理少卿張戢冊以爲准估無罪。思謙奏曰。估價之設備國家所須。臣下交易。豈得准估爲定。戢冊舞文附下罔上。罪當誅。高宗遂左遷遂良爲同州刺史。戢冊循州刺史。思謙名仁約。以字行。

王義方對仗叱李義府

顯慶元年。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寺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爲妾。大理卿段寶玄疑而奏之。高宗命給事中劉仁軌等鞫之。義府恐事洩。逼正義自縊於獄中。高宗知之。原義府罪不問。侍御史漣水

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爲不孝。二者不能自決。柰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爲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稱義府於赫轂之下。擅殺六品寺丞。就云正義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請更加勘當。於是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高宗旣無言。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高宗釋義府不問。而謂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貶萊州司戶。

狄仁傑劾奏韋弘機王本立

調露元年。春正月己酉。高宗幸東都。司農卿韋弘機作宿羽。

高山。上陽等官。制度壯麗。上陽宮臨洛水。為長廊亘一里。宮成。高宗移御之。侍御史狄仁傑劾奏。弘機導上為奢。秦弘機坐免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仁傑奏其姦。請付法司。高宗特原之。仁傑曰。國家雖乏英才。豈少本立輩。陛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棄臣於無人之境。為忠貞將來之誠。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肅然。

郭霸嘗魏元忠糞

長壽元年。寧陵丞廬江郭霸。以諂諛于太后。拜監察御史。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因嘗其糞。喜曰。大夫糞甘。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遇人輒告之。

陽嶠不樂搏擊之任乃擢御史

長安四年。左臺中丞桓彥範。右臺中丞東光袁恕已。共薦詹事司直陽嶠為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擢為右臺侍御史。先是李嶠。崔玄暉。奏往屬革命之時。人多逆節。遂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興等所劾破家者。並請雪免。司刑少卿桓彥範又奏陳之。表疏前後十上。太后乃從之。

崔琬彈宗楚客紀處訥受戎狄貨賂

景龍三年。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戎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故事。大臣被彈。俯俛趨出。立於朝堂待罪。至是楚客更憤怒作色。自陳忠鯁。為琬所誣。中宗竟不窮。

問命琬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

楊孚彈糾不避權貴

景雲元年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睿宗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噬御史繩姦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姦慝所噬矣

楊瑒廷奏李傑反為崔日知所構

開元三年京兆尹崔日知貪暴不法御史大夫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構傑罪十二月侍御史楊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姦人得而恐喝則御史臺可廢矣明皇遽命傑視事如故日知為歙縣丞

長孫昕毆李傑

白后妹夫尚衣奉御長孫昕以細故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
四年春正月昕與其妹夫楊仙玉於里巷伺傑而毆之傑上表自訴曰髮膚見毀雖則痛心冠冕被陵誠為辱國明皇大怒命於朝堂杖殺以謝百僚仍以敕書慰傑曰昕等朕之密戚不能訓導使陵犯衣冠雖寘以極刑未足謝罪卿宜以剛腸疾惡勿以凶人介意

宇文融使御史彈劾事泄坐貶

十七年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於明皇始廣置諸使競為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怨苦之為人疎躁多言好自矜伐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信安王禕以軍功有寵於明皇融疾

之禕入朝融使御史李寅彈之泄於所親禕聞之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明皇怒融坐貶汝州刺史凡為相百日而罷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於融

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受杖于朝堂

二十五年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為證明皇怒甚命左右擗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貶九齡荊州長史李勉彈管崇嗣背闕而坐

至德元載時塞上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悍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

李勉肅宗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思得不阿附元載者遂用李栖筠為大夫

大曆六年代宗益厭元載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浙西觀察使李栖筠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

趙計奏苗不損與縣令同不實皆坐貶

十二年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韓滉奏幹不實代宗命御史按視還奏所損凡二萬餘頃渭南令劉澡阿附度支稱縣境苗獨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澡同代宗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代宗歎息久之曰縣令字八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尉

許澧州司戶而不問

崔蒞入北軍之囚受杖流竄

貞元十九年。建中初。敕京城諸使。及府縣繫囚。每季終。委御史巡按。有冤濫者。以聞。近歲北軍移牒而已。監察御史崔蒞。遇下嚴察。下吏欲陷之。引以入右神策軍。軍使以下駭懼。具奏其狀。德宗怒。杖蒞四十。流崖州。

武元衡竇群不附王叔文之黨

永貞元年。以御史中丞武元衡為左庶子。德宗之末。叔文之黨多為御史。元衡薄其為人。待之莽鹵。元衡為山陵儀仗使。劉禹錫求為判官。不許。叔文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已。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從。由是左遷。侍御史竇群奏屯田員外

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群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群素有彊直名。止之。

盧坦奏彈柳晟閻濟美違赦進奉

元和三年。御史中丞盧坦奏彈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前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赦進奉。憲宗召坦。褒慰之曰。朕已釋其罪。不可失信。坦曰。赦今宣布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柰何存小信。棄大信乎。憲宗乃命歸所進於有司。

盧坦揖退裴均歸位

以荆南節度使裴均為右僕射。均素附宦官，得貴顯為僕射。自矜大，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

李夷簡彈楊憑貪污，以徐晦不負楊憑薦為御史。四年，御史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前為江西觀察使，貪污僭侈，貶憑臨賀尉。憲宗命盡籍憑資產。李絳諫曰：舊制非反逆不籍其家。憲宗乃止。憑之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太常卿權德輿素與晦善，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它日為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嘆，稱之於朝。後數日，李夷簡奏為監察御史。晦謝曰：晦平生未嘗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溫造彈李祐違敕進馬而李祐膽落

長慶四年夏，綏節度使李祐入為左金吾大將軍，進馬百五十匹。敬宗却之。侍御史溫造於閣內奏彈祐違敕進奉，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

南唐江文蔚彈馮延巳等坐貶

後晉天福十二年，唐主以矯詔敗軍，皆陳覺、馮延魯之罪。詔赦諸將，議斬二人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馮延

御史門
已。魏岑曰。陛下踐阼以來。所信任者。延巳。延魯。岑。覺。四人而已。皆陰狡弄權。壅蔽聰明。排斥忠良。引用群小。諫爭者逐。竊議者刑。上下相蒙。道路以目。今覺延魯雖伏辜。而延巳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同罪異誅。人心疑惑。唐主以文蔚所言為太過。怒貶江州司士參軍。覺於蘄州。延魯於舒州。

史官門

漢蔡邕願繼成漢史

初平三年。董卓之死也。左中郎將高陽侯蔡邕。在王允坐。聞之驚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古今大義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嚮卓也。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

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
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

晉孫盛作晉春秋

太和四年。大司馬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
既頻。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祕書監太原孫盛作
晉春秋。直書時事。大司馬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
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
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班白。
待之愈峻。至是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切計。盛大怒。
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及孝武帝請
求異書。得之於遼東人。與見本不同。遂兩存之。

桓玄自作起居注

元興三年。桓玄至尋陽。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玄逼帝西上。
劉毅帥何無忌。劉道規等諸軍追之。玄留龍驤將軍何澹之。
前將軍郭銓。與郭昶之守湓口。玄於道自作起居注。叙討劉
裕事。自謂經略舉無遺策。諸軍違節度。以致犇敗。專覃思著
述。不暇與群下議時事。起居注既成。宣示遠近。

北魏崔浩刊國史于石坐誅

宋元嘉二十七年。魏主以崔浩監祕書事。使與高允等共撰
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郝標。性巧佞。爲浩所寵信。
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浩竟用湛標議。刊石立於
郊壇東方。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往來見者。咸以

爲言。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於魏主。以爲暴揚國惡。魏主大怒。使有司案浩及祕書郎吏等罪狀。魏主召高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爲。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爲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遂赦之。詔誅浩及僚屬宗欽。段承根等。下至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繫浩置檻內。送城南。衛士數十人。漫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魏主旣誅崔浩而悔之。會比部尚書宣城公李孝伯病篤。或傳已卒。魏主悼之曰。李宣城可惜。旣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

齊沈約撰宋書多載世祖太宗鄙事

永明十年。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武帝。武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約又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鄙瀆事。武帝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刪除。

北齊魏收撰魏書時人謂之穢史

梁承聖三年。齊中書令魏收撰魏書。頗用愛憎。爲褒貶。每謂人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旣成。盧潛奏收誣罔一代罪當誅。盧斐頓丘李庶皆言魏史不直。收啓齊主云。臣旣結怨彊宗。將爲刺客所殺。齊主怒。於是斐庶及王松年皆坐謗史。鞭二百。配甲坊。斐庶死於獄。

史官門 通鑑綱目卷七 六十八
中。潛亦坐繫獄。然時人終不服。謂之穢史。

唐太宗欲觀褚遂良起居注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太宗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太宗曰。誠然。

復令房玄齡等撰次實錄以聞

十七年。初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太宗曰。朕之爲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

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聖德在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善。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恐曾玄之後。或非上智。飾非護短。史官必不免刑誅。如此則莫不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信乎。以前代不觀。蓋爲此也。太宗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爲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卽命削去浮詞。直書其事。

詔劉仁軌改修許敬宗所撰國史

咸亨四年。詔劉仁軌等改修國史。以許敬宗等所記多不實。

史官門
故也

吳兢不從張說之請

開元九年。安州別駕劉子玄卒。子玄。卽知幾也。避明皇嫌名。以字行。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說修史。見之。知兢所爲。謬曰。劉五。殊不相借。兢起對曰。此乃兢所爲。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祈兢改數字。兢終不許。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爲直筆。何以取信於後。

魏謩諫文宗觀起居注

開成四年。文宗就起居舍人魏謩。取記注觀之。謩不可。曰。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爲善。不必觀史。文宗曰。朕曷嘗觀之。對曰。此曷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文宗乃止。

史官必不取籍。所以罪計於文宗。文宗立。

日知錄卷之四。曰。此。漢日史官之罪也。其對。自。漢。文。宗。

京兆門

西漢張敞五日京兆

甘露元年。楊惲之誅也。公卿奏京兆尹張敞。惲之黨友。不亢處位。宣帝惜敞材。獨復其奏。不下。敞使掾絮舜有所案驗。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晝夜驗治。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

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成帝陽朔四年。少府王駿為京兆尹。駿吉之子也。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唐許孟容肅清輦下

元和四年。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八千緡。滿三歲不償。京兆尹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日期滿不足當死。一軍大驚。中尉訴於憲宗。憲宗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不之遣。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爲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彊。何以肅清輦下。錢未畢償。昱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栗。

柳公綽杖殺神策軍將

十一年。以給事中柳公綽爲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上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京兆。京兆爲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爲神策軍將也。憲宗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內。左右巡使當奏。上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韓愈爲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

長慶三年。以吏部侍郎韓愈爲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薛元賞杖殺禁軍將

文宗大和八年。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宰相以其不勝任。以司農卿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

坐聽事。與一人爭辨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輔佐天子。紀綱四海。今近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命左右擒軍將。俟於下馬橋。其黨訴於仇士良。士良遣宦者召之曰。中尉屈大尹。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繼至。遂杖殺之。乃白服見士良。士良曰。癡書生。何敢杖殺禁軍大將。元賞曰。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當爲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知軍將已死。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韋澳治鄭光莊吏

大中十年。宣宗以京兆久不理。以翰林學士韋澳爲京兆尹。澳爲人公直。旣視事。豪貴斂手。鄭光莊吏恣橫爲閭里患。積年租稅不入。澳執而械之。欲寘於法。上曰。鄭光甚愛之。何如。對曰。陛下自內庭用臣爲京兆。欲以清畿甸之積弊。若鄭光莊吏積年爲蠹。得寬重辟。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戶耳。臣未敢奉詔。上曰。誠如此。但卿與痛杖。貸其死可乎。對曰。臣不敢不奉詔。願聽臣且繫之。俟徵租足。乃釋之。上曰。灼然可。朕爲鄭光故。撓卿法。殊以爲愧。澳歸府。卽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以吏歸光。

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民，受納餘降。

唐馬周言內重外輕

貞觀十一年，馬周上疏言：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爲。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太宗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

縣令門

東漢卓茂以禮教不以律治

建武元年，初宛人卓茂寬仁恭愛，恬蕩樂道，雅實不爲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哀平間爲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旣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矣，凡人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吏顧不當乘威力，彊請求耳。亭

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隣城聞者，皆蚩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

陳寔不禁民訟

桓帝建和三年，陳寔爲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民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民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寃於人乎？亦竟無訟。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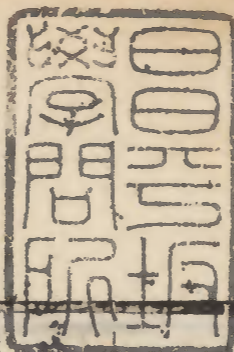
賈彪嚴養子之制

延熹九年，賈彪嘗爲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之爲賈。

李君奭有異政

大中九年，初，宣宗校獵渭上，有父老以十數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

相莫之測。君奭入謝。上以此獎勵衆。始知之。



監恩類卷第七

文獻印藏

